

# 夜光杯



都说法国人数学差，这个一点不假，只要去一下超市、卖场，跟收银员打个交道，立马就能明白的。

有一次，我去雷恩的宜家，肚子饿了，要了一份瑞典肉丸。我指指十颗的那种图片，黑“卖蛋母”（大妈）二话没说，刷的一勺子，数了数，把盘子递给我。到了收银台，这次是白“卖蛋母”，也数了数，噼里啪啦打出了十五颗那种的价钱。我不服，指指十颗那种的图片，又指指我的盘子；白“卖蛋母”气定神闲，指指我的盘子，又指指十五颗那种的图片。我没辙了，付了钱，端到餐桌上，自己数了数，十三颗！

还有一次，我去家乐福超市，不多几样东西，心算了一下，准备好了零钱。收银员刚打出金额，我就把钱递给了她。她接

过一数，若合符契，惊得大张着嘴合不拢来，一副匪夷所思的样子，大概觉得遇到了高人。

要说法国人数学差，还有一个证明，那就是法语里的数字，只数到六十，就不肯往上数了。比如说，“七十”不说“七十”，而要

## 只会数到三

邵毅平

十”，而要“六十加十”，“八十”则要说“四个二十”，等等。那天我在孚日广场的雨果之家，想买本原版的《九三年》做纪念，在一堆子的雨果小说里寻寻觅觅，排除了《巴黎圣母院》，又排除了《悲惨世界》，但还是确定不了应该是哪本。有一本看上去有点怪，可就是书名有点怪——中文不是书三个字吗？所以就被我排除了。后来猛醒：法语里

哪有什么“九三年”，只有“四个二十加十三年”好戏，这样书名自然就长了。一问，那本书名很长的，果然就是《九三年》。想来大概古时候的高卢人（法国人的祖先）穷，农夫的牛，牧女的羊，家家的葡萄藤，户户的橄榄树，都多不过六十的，再往上就是“恒河沙数”“天文数字”了，所以才不需要更大的数吧？（不过我们也不必瞧不起高卢人，想想我们拥有的房地产，能数到一二就已经很满足了；再想想我们的人均年读书量，也是个位数就能表达清楚的。）

不过，高卢人虽然财产不多，却擅长打仗。想当年恺撒征服高卢，吃足了苦头，后来写回忆录时，还心有余悸，说罗马男子不满十五、超过八十的，可以免服兵役，但高卢人造反时例外。（此处插一句：古罗马的兵制怎么跟我们汉朝的一样啊，汉乐府里不是有“十五从军征，八十始得归”吗？难道他是到罗马当佣兵征高卢去了？）想象高卢游击队员抓住了一个罗马老兵，兴高采烈地向首领报告：“亲爱的‘卖靴’（先生），我们抓住了一个四个二十岁的罗马鬼子，不过他可能是从汉朝来的……”

我说了半天法国人数学差，好像自己数学有多好似的，事实却远非如此。至少到目前为止，我用法语数数，最多只能数到三（偶尔运气好，想起四来），离数到六十还远着呢！这辈子能否用法语数到六十，说实话我也不敢抱有奢望。所以，若要嘲笑法国人数学差，其实我是最没有资格的。

可也不用嘲笑我，我能用法语数到三，已经不容易了。尤其是，说是三个数字，买三送一，其实乃是四个。因为那个“一”，事关宇宙的起源，所以“一分为二”，分了阴阳，有阴和一阳一，分别用于阴性和阳性事物，很唯物辩证法的。可惜我无法举例，因为分不清阴阳。这个委实太难了，就连张爱玲也抱怨：“到处都是阴阳，就像法文的文法，手杖茶杯都有男女之别。”（《天地人》）即如我去集市买鱼，都是加工好的鱼肉，我怎么知道它们伟大的生前是雌是雄？即使活蹦乱跳的，像花木兰一样，我又哪里知道它们的雌雄了？再说了，谁买鱼还会先辨别雌雄？所以每次买鱼，我都很纠结，不知该用哪一个，结果就胡乱说，反正人家也懂；有时多买一条，以免选择之累。后来遇到法语专家，却告诉我，鱼的阴阳，不是按照雌雄，而是按照品种来决定的。比如鳊鱼是阴的，三文鱼却是阳的，并不管其本身雌雄

“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；羞恶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恭敬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恻隐之心，仁也；羞恶之心，义也；恭敬之心，礼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也。仁义礼智，非由外铄我也，我固有之也，弗思耳矣。”

——《孟子·告子上》

公都子是孟子的学生，他问老师：告子说“性无善无不善”，也有人

说“性可以为善，可以为不善”，还有人

说“性有善，有性不善”；如今您说“性善”，那么他们都错了？

针对公都子的疑惑，孟子回答了一大段话，上引即其核心内容。

恻隐之心亦可称同情心，是一种爱的情感，属于仁；羞恶心即羞耻心，是一种因不光彩、不体面而害羞、惭愧乃至厌恶的心理活动，属于义；恭敬心是对父母、长辈、上级，以及神灵敬畏、顺从的精神状态，包括普遍尊重他人，属于礼；是非心是判断对与错的能力，属于智。此四心，仁义礼智，每个人都有，且不是从外面输入的，是人生来就有的，只是人们没有深入思索、努力探求，从而懵懂不明而已。“我固有之也，弗思耳矣”，实际是要说，人们应该多思、深思，认识自己的四心，唤醒内在的潜能。

《公孙丑上》记载了一段相似的话。“恻隐之心”作“不忍人之心”，“恭敬之心”作“辞让之心”。同时说此四心是仁义礼智之端。“端，物初生之题也。”（《说文》）萌芽、苗头、端倪、起点与之义近。此说值得特别关注，后文将论及。

孟子主张人性善，上述四心说即是全面而又具体的说明。性善论是孟子思想中极其重要的内容，是其传播最广、最久和影响最大的理论观点，也是时至今日在学理上仍然争论不休的话题。

前文说“有限地赞同孟子”，“善因并非人性全部，人性亦有恶因”，即是

从学理上提出不同意见。在接受人皆有恻隐之心、羞恶之心、恭敬之心、是非之心说法的同时，立即产生一个疑问：谁能否认人亦皆有利己之心、贪婪之心、怨恨之心、虚伪之心？两方面都是纯理性的、先验的判断，难以有力地加以证实。孟子讲的是“才”，人初生之性，即质性，多年来流行的说法是本性。为什么只有性善，而没有性恶呢？战国末期大思想家荀子就是孟子的反动，他的《性恶》长达二千五百字，在先秦是不多见的长篇大论，头头是道，言之凿凿。本文以为，在人性问题上，孟子说的是正能量的一端，荀子说的是负能量的一端，对二者皆应有所取舍。西汉著名思想家、文学家杨雄取中道，提出“人之性也，善恶混”。此说有众多拥趸，本文亦大致赞同。

研读《孟子》，重点之一就是全面认识和正确评价性善论。历史地而又辩证地考察问题，对性善论学理一分为二的同时，对其功能和作用却必须做出肯定的评价。

著名学者杜维明先生不久前在一次讲座中说道：“强调孟子是一个‘性善论’者，其实他说的是做人的道理。”（二〇一七年十月一日《文汇报》）的确如此。孟子从孔子的仁道出发，对人性加以正能量的道德判断，激发和弘扬以仁为核心的人生取向和处世原则，为正面、积极的人生价值奠定理论基础。其心良苦也，其功莫大焉。两千年来，性善论居于主流地位，其指导意义远非性恶论所能比拟。中华民族灵魂与性格的塑造，源远流长，其间性善论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一环。中国人之仁义，以及温良恭俭让等等，无不是孔子、孟子等先贤思想普照的结果。当然，其中一些负面因素延续至今，孔孟亦难辞其咎，此不赘述。

## 「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」

白子超

## 灵性禅意白霜花

又到一年霜降时节。可住进城里的



团圆 (中国画) 周建业

人们看不到霜，城市的年轻人对霜更是没有印象。即使在乡村，随着气候的变暖，也很少见到霜。于是，每到霜降时节，都会想起故乡的霜，想起故乡烟窗上升起的袅袅炊烟……

《诗经》称，霜降，则是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。旧时的家乡崇明岛，那时的冬天要比现在冷许多，一进入霜降时节，天气转冷，露水开始凝结成为白霜，气温降得越低，下的霜就越厚。由于崇明四面环江，环境特殊，一般气温降到四五摄氏度时就会落霜。有霜的日子，一直可

持续到第二年春天。对于落霜，乡间称为明霜和暗霜。所谓明霜，一般指天气晴朗无风的时候落下的看得见的霜。霜降时节，秋高气爽，清晨起来，放眼望去，村舍屋顶上、庄稼地、树枝上……积着厚厚一层茫茫的白，晶莹剔透，圣洁优雅的花霜惹人醉。直到家家户户炊烟袅袅升起时，房顶上的白霜开始融化，在温暖的阳光照射下，田间和树枝上的霜才渐渐地消失。

每当看到白白的、柔柔的、绒绒的霜，都会情不自禁地兴奋起来，你看，飘落在屋顶瓦片上的白霜，多像少女靓丽润滑的脸庞，风情万千；飘落在稻草垛上的白霜，又多像满头白发的老者，沉稳安详；飘落在犁铧翻起的褐色泥土上的白霜，恰似一条条洁白飘逸的丝带，唯美壮观。村头的老树，叶子落光了，干枯的枝干上银装素裹，仿佛有了一丝灵性，显得莹润活泛；菜地里的菠菜、萝卜、青菜，头顶着一层白霜，将深绿的颜色包藏了起来。“秋色苍茫人欲醉”，秋花秋景里，催发秋的诗情。乡路边的野草开着五彩缤纷的花朵，向着你欢呼；挂在藤蔓上的紫茄晃动着胖嘟嘟的身子，于绿叶间向你致意……那些经霜打过的蔬菜又肥又嫩，味道酥香鲜美。霜降之时，柿树上的黄叶簌簌飘，落叶悠悠舞，红红的柿子熟了，在高高枝头上演着别样的季节风情，霜降之后的柿子最甜，在儿时的记忆里，那甜蜜醇香的滋味，氤氲弥漫了整个童年。面对白霜，一群麻雀雀一改往日喧闹不已的秉性，在树枝上东张西望地发呆，不再叽叽喳喳，在霜意里，竟也安静了。

还有一种霜，一般都是在天气由热转冷的变换过程中，冷空气来袭之前，遇到刮风或阴雨天气出现的，霜是看不见的，乡里人称为暗霜，这种霜夹杂在浓浓的雾气中，虽然看不见，但却能感觉到。此时，雾气弥漫，云雾缭绕，平静的水面像浅蓝色的绸缎，有点朦胧诗的味道，景色极为奇妙。缥缈的水雾中，一只只白鹭在河面上嬉戏、玩耍，时而向上直插云霄，时而悠闲地静卧水面，远远看去，与天空中朵朵白云遥相呼应，让人恍若置身于虚无缥缈天人合一的仙境之中。

霜是有灵性的，浓霜蕴含着乡村的安宁和安康；落霜了，乡亲们的笑脸如霜花飘雪一样……

## 我的好友

任溶溶

每天到了傍晚时候，我的好朋友就来了，这位好朋友绝不失约，一定会来的。一到傍晚，我就等着这位好朋友来，等着我这再好不过的好朋友，从不失约的好朋友来——这位朋友就是《新民晚报》。

其实我的眼睛如今不行。好朋友——新民晚报——到了，我用放大镜也只能看它的大字标题。我最关心它的副刊《夜光杯》，看看有没有我朋友的文章和我感兴趣的文章。最好当然是有我的文章，如今我写些小文章，大都投给晚报。承蒙晚报老友关照，登出一些，成了我今天生活中最大的快乐。一看到报上有我的文章，我就快活无比，马上关照家中孩子，说报上有我的文章，报看完后把有我文章的一页报还给我。孩子他们也为我高兴，还给我剪报保存。

好了，又到一天的傍晚了，我正等着我这位好朋友上我家来呢。



后不远，就是来凤山一个纵横深约十多丈的断崖。这时，一个炮弹飞了过来。爷爷暗叫一声不好，猛地把二爷爷扑在了身下。炮弹巨大的响声，把二爷爷的耳膜都震破了。他从爷爷身下爬出来时，爷爷已经奄奄一息。

二爷爷大喊一声，眼泪就流

## 腾冲抗战记忆：兄弟情谊

筱雨

父亲话锋一转，听村里老人讲，你爷爷跟你二爷爷并不是亲兄弟。我听后一愣。父亲继续说：“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，日头快要下山。你爷爷下完地回家，路过河边。燥热难耐的他麻溜地褪下裤子，一个猛子就扎了下去。从这个猛子扎出了老远，等他从小里露出脑袋时，就发现了从上游漂来的阿宝。那时，阿宝中了弹，正昏迷着，血染红了半个河面。你爷爷赶紧把他救上岸，然后一路小跑着背回了家。”

“阿宝是个红军。他在你爷

过了敌人的扫荡，太爷爷和太奶奶就在那次扫荡中被杀害了。最后，二爷爷找到了奶奶和父亲。那时二爷爷年轻力壮，平日里就到来凤山上挖山药卖。他的枪法也好，经常能打几只野鸡回来。“就这样，在他的接济下，妈妈和我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日子。”

我和父亲轮流着，把二爷爷背上了来凤山。初秋的到来，遍野黄花。二爷爷站在花团锦簇中，抗汗津津的脸上老泪纵横。

腾冲，记下了历史画卷中悲壮的一页，浸染着抗日将士的滴滴鲜血，安息着爷爷等20多个与敌人浴血奋战牺牲的英魂。我悄悄地摘下三朵嫣红的杜鹃花，放在爷爷的墓前，低头凝视着脚下这浸染英雄热血的土地，久久不能离去……

来凤山，位于腾冲城南一公里，是整个腾冲城的制高点，当年的来凤山之战从7月6日开始，直到7月28日才结束。日军依托来凤山顶钢筋水泥浇注的碉堡群和三道通电线铁丝网，居高临下射击。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，而我军战士们的子弹快要打光，情势万分危急。

这时，爷爷和他的敢死队员们站了出来，拍着胸脯誓要掩护大部队转移。爷爷领着队员们悄悄摸到来凤山北边，一起噼里啪啦地打起了枪。敌人被枪声吸引，大规模地往这边转移。战士们哪能抵得住敌人密集而猛烈的火力，一阵交火后，倒下去一片。到了最后，只剩下爷爷和二爷爷在拼死抵抗。

二爷爷拽下爷爷的衣服，大声喊，哥，咱们撤吧。爷爷点点头，拉响最后一个手榴弹，狠狠地扔向敌人。能否安全撤离，兄弟俩心知肚明。他们身

革命先辈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传统不能忘。请看日本栏。

我的红色基因 责编：郭影、王瑞明